



## “丝绸之路”战略的地缘政治考量

徐小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摘要** “丝绸之路”战略不仅是单一地区和单个产业的战略规划，也不仅是对外合作战略，而是全方位、多领域、跨区域的改革开放、合作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相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具有鲜明的地缘空间特征。“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系列互为依托的地缘战略支点，具有独特的合作文化，期待新的国际合作秩序。目前，“丝绸之路”战略尚处于跨区域合作的初期阶段和更大战略的规划阶段，跨区域合作融合和协同发展面临诸多不同层面的挑战和压力。

**关键词** “丝绸之路”战略 战略规划 地缘政治 国际合作 区域发展

自2013年下半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绸之路”战略）成为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以来，国内研究文献从战略构想、区域合作模式、交通基础设施等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经济带战略途径等方面，对“丝绸之路”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相关的战略构想和规划。但是，对于这一战略的整体性、内在关系、外部性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鲜有空间上的思考，因而难以深入认识“丝绸之路”战略的性质、地缘空间特征和外部性等问题。本文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和跨区域合作理论对此加以分析，同时结合我国石油等产业跨区域合作的实践经验，研究这一战略的基本性质、特征和发展前景。

### 一、目前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存在的缺陷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内外开放和合作，积极鼓励国内东、中、西部地区“非均衡发展”，鼓励企业跨区域投资合作。在国内外（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中，政府和国有企业坚持双赢互利的合作原则，均取得较大的发展，然而这些跨区域合作战略与政策面临诸多挑战。

在国内跨区域合作方面，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初期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优先发展，但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对中西部的带动作用有限<sup>①</sup>。根据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比较分析，1990-2000年，东、西

<sup>①</sup>参见王东宏：《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思考》，<http://www.hroot.com/contents/4/98473.html>。

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拉大,由上世纪80年代的2.16倍扩大到2000年的3.11倍,2005年继续扩大到3.64倍,2008年为4.32倍,2012年为3.77倍<sup>②</sup>。1999年起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和2004年分别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5年后中、西部经济发展加速,2010年后地区差距在经济指标方面趋于缩小,但是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综合发展方面,中、西部地区依然落后。主要原因是上述战略和政策较少考虑中、西部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包括中、西部地区经济的产业一体化需求和经济特色,东、中、西部地区的优质资源、技术和人才难以形成合理流向。把中、西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原料供应地的发展思维和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所依赖的地下资源在当地综合利用的机会。在对外开放方面,由于较少考虑中、西部地区的地缘空间特征和独特优势,使中、西部地区缺乏外部推动力。目前,在全国4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东部8省区占85%,中、西部地区仅占15%;在全国引进的1200亿~1300亿美元外资中,东部地区占1000多亿美元,中、西部地区仅占200亿~300亿美元。

近10多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以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运输、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合作为重点,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资源开发、高新技术转移等合作,使得甘肃、新疆等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和能源产业对外合作取得较大发展<sup>[1-3]</sup>。然而,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改革、开放机制和综合服务能力相对落后。

在对外投资与合作方面,跨区域合作依托于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2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上千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的资产遍布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大大提升了国内产业和若干省份的跨国程度。其中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跨国指数近30%,其他能源资源产业的国际化经营业绩亦不俗。然而,我国国内能源等基础产业的结构转型和升级依然缓慢,甚至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换言之,国际化经营战略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结合不紧密,使得国内外技术和资源配置脱节,限制了对外合作的综合效应

和效益。

同时,国际化经营战略被外界理解为我国的单边意志和行为,也存在着“我主动、他被动”的现象。我国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往往采取“少说多做”和“只做不说”的策略,容易让外界对我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产生诸多猜疑和误解,难以实现主动融合和协同发展的合作愿望。

在国际合作政策方面,我国作为消费大国,面对不断扩大的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政府长期强调资源供应安全,对外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本国的供应缺口,确保本国供需平衡,被外部以所谓“资源掠夺”、“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等说法渲染抹黑。虽然国内学者对此多有理性分析<sup>[4-6]</sup>,但很少分析我国对外合作政策自身存在的问题,即我国的对外合作政策重在确保自身的供应安全,较少在双边上和地缘空间上强调供需互保安全以及多边共同安全。

我国长期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这是我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方针,今后将继续加以贯彻实施。但是,这一政策缺乏充实的内容,“不干涉他国内政”经常被国际社会简单视作“不作为”、“不负责任”和“独善其身”的行为。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背景和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需要稳定的双边和多边安全环境和治理体系。国际合作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其成功推进都离不开所在国、所在地区和国际通行的法律法规保护,以及政策对话、政府间合作、多元利益平衡和多种文化的融合。目前,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尚未跟进上述跨区域合作中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诉求,难以适应合作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环境和需求,尚未形成内容丰富、与时俱进和主动融合的政策体系。

上述诸多挑战说明,我国目前的区域发展战略(包括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国际化经营战略等)在区域协同、地缘空间对接、合作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政策等方面存在缺陷。

2013年下半年,我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和系列政策调整在国内激发了各省区协同发展的新思

②2007年各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

路,同时在国外得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正面响应。其中,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战略上与中国具有诸多共识,有相似的战略构想,西亚国家将“丝绸之路”作为与中国合作的共同纽带。近几年来,我国与东欧国家和法、德等西欧国家之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前景看好。这些情形呈现了“丝绸之路”战略的良好前景,尽管这一战略的诸多问题有待积极的探索和更为清晰的认识。

## 二、“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特征

“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地缘空间是地缘政治学者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sup>③</sup>。早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中就提出,中亚与里海、地中海和西伯利亚地台等系列地缘空间均对国际政治权力的演变具有重大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也指出,大陆边缘地带(例如中国东南沿岸地区、东南亚地区、南亚、地中海和欧洲西部等地区)是影响世界权力的关键。地缘政治学家所研究的这些不同的地缘空间都与“丝绸之路”紧密相关。只是欧洲中心论和陆海权“两分法”限制了西方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客观认识。同样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空间分析方法,结合“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笔者认为“丝绸之路”具有如下两大地缘政治特征。

### 1. “丝绸之路”将不同地缘空间相连接,具有特定的内在关系

陆上“丝绸之路”涉及中国内陆区、中亚地区、西亚地区、非洲东部和东中欧地区。中国的内陆区曾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具有广泛的辐射面,向西延伸,直接与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带的国家与民族连接,具有悠久的经贸和文化关系。中亚地区是亚欧地缘政治上的“过渡带”(也被西方地缘政治学者称为“中陆区”),经这个过渡带,亚洲内陆人可以直接进入高加索地区和西亚半岛以及更远的东中欧地区。西亚地区内外的波斯湾、阿拉伯海、

黑海和地中海则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通向东西方的战略通道。中国内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源点,中亚和西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对周边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亚洲东海、南海以及“澳大利亚”<sup>④</sup>,经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孟加拉湾,将太平洋、印度洋和非洲大陆连接,经红海和地中海,走向欧洲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辐射中国东海周边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南部),在南海辐射沿海所有国家和周边岛屿。南海和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从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和系列海域到达印度洋,涉及临海诸多大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可见,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不同地缘空间之间紧密连接,内在关系清晰。

### 2. “丝绸之路”不同地缘空间和陆海通道之间关联和互动紧密

第一,中国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性,来自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历史形成的跨区域相互依存的经贸利益和文化关系。经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通过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带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仅靠国内区域间的利益驱动和产业带动,漠视中、西部区域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特征,使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规划难以推进。

第二,陆上“丝绸之路”南部的“茶马古道”<sup>⑤</sup>将中国西南地区与陆上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陆陆相连,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西南部地区相对封闭,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南部地区逐步对外开放,呈现了发展活力。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包括中国-缅甸油气运输管道系统的建成,打通了中国走向印度洋的开放新方向。

第三,陆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南亚、波斯湾、

③本文将“地缘空间”界定为特定区域的地理位置、人口与经济、可利用的资源、环境和发展能力。

④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用语,指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岛屿。

⑤“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后扩展至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直到西亚、南亚、西非红海海岸,也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走廊。

东非地区等区域与海上“丝绸之路”多处交汇，并在地中海和东中欧地区再次重合。这种跨区域、跨经济和跨文化的关联和互动性促进了中国与亚欧大陆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相互交融、相互推进。随着现代基础设施、科技文化合作关系的发展，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和互动会更趋紧密。

### 三、“丝绸之路”战略的新考量

“丝绸之路”战略是我国过去改革开放政策以至对外合作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新发展，也是我国对现阶段国内和国际跨区域合作的全新认识。

#### 1. 对跨区域合作的新认识

与“丝绸之路”的地缘空间特征和历史传承相映照，“丝绸之路”战略的核心在于跨区域、跨经济和跨文化的协同合作。这一基本思想源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协同论在区域和跨区域合作中的应用<sup>[7-8]</sup>。在我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里，东部的改革开放没有从根本上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原因在于缺乏协同合作。今后我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需要突出中西部发展的主体地位、内在动力以及与周边地缘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跨区域合作中的主动融合和协同发展，不仅要与我国东部地区而且要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互通有无，通过合作共同开发各自的潜力和能力，共享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如此定义的“丝绸之路”战略，必须突破过去以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的国内地区合作战略，不仅限于互通有无的商贸合作，还要强调着重协同发展，形成商文并重、综合配套的地区合作机制<sup>[9-10]</sup>。

在目前国内的诸多研究中，“丝绸之路”战略往往被视为对外合作战略，并在诸多省区和诸多产业对外合作研究中较为盛行。诸多省区甚至将“丝绸之路”战略视为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与合作的历史机遇。根据笔者参与的国家“丝绸之路”政策调研，“丝绸之路”战略涉及国内东中西部的跨区域合作、涉及国内多部门的合作、涉及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协作发展，本质上不是单纯的对外合作战略，而是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统一。这一战略要求国家从国内外整体规划的高度，将国内深化改革和

发展需求与对外合作需求相协调，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相对接，包括将国内发展规划国际化，同时将对外合作规划内部化。前者要求将国内区域发展需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周边国家）规划和发展战略相结合，在国际合作中寻找国内发展的思路和方案；后者要求将国际合作发展趋势变为国内产业调整、转移和升级的动力和机遇，使国际合作需求和趋势在国内结构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体现和配合。

“丝绸之路”战略的内外跨区域合作思维是内外结合、主动融合、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开放型的合作思维。

#### 2. 战略支点及关键海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开展了以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管道建设为重点的大规模投资合作，为双边和多边的广泛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一体化开发、综合开发和区域安全保障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中亚地区对于中国来说是潜力巨大的周边合作区，与中亚国家的紧密合作，与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的改革开放、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sup>[11]</sup>，是西向合作的战略支点。对于中亚国家（内陆国）来说，我国既是巨大而稳定的市场，更是它们通向亚太市场的陆桥、出海口和战略支点。夯实我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互为依托，互为支点，对双方具有多重意义。

西亚地区（主要是波斯湾周边国家）处于欧亚非的过渡带，由此可向黑海、地中海和北非地区延展，与中国、中南欧和俄罗斯的经贸互补性突出，中国是西亚国家“东方政策”的重要对象和发展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战略支点。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西亚地区的经贸支点较多。

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和第二关键地带，延展区分别为太平洋和印度洋及地中海地区。这些地缘空间关系突出了东南亚在“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在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地缘战略意义。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是我国在第一关键地带的战略主支点，其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和新加坡可能成为分支点。南亚和印度洋的重点国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东非国家，涉及马六甲海峡和北印度洋合作区。在这里，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间的合作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未来两岸良性互动和战略互信将

使我国在这一关键地带的力量倍增。同时,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的区域合作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力,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北印度洋延伸的重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在“丝绸之路”地缘空间上,关键海域在连接相邻地缘空间上起着关键作用。其中,里海是中亚与高加索地区、西亚间过渡、互动和结合的关键海域;东海、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黑海、地中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具有枢纽作用。

上述重点地带和海域都是支撑陆海“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保证,也是各个地缘空间延伸、关联和互动的支撑。

### 3. 主权利益、合作文化和新的合作秩序

千百年来的“丝绸之路”历史说明,沿路国家都是“丝绸之路”文明的创造者和贡献者。“丝绸之路”战略必须尊重所有主权国家的利益,把主权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这是上世纪60年代后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以来及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最强音。目前,沿路诸多国家针对共同面临的挑战,提出符合本国利益、具有本国特色的合作倡议,在“丝绸之路”战略框架下,这些主权利益在脱贫、开放、发展和合作需求上存在交叉和重叠。

“丝绸之路”战略的前提是尊重主权利益,即一个国家在他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前提是尊重他国主权利益,而不是相反。沿路国家均希望借助于“丝绸之路”这一共同传承的历史纽带,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或相近的利益共同点,但是,哪个国家也不能凌驾于他国主权利益之上,超越平等合作、协同发展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沿路国家才能共同研究和制定合作新理念、新规则和新机制,培育共生的“丝绸之路”的文化<sup>⑥</sup>。

当今世界的合作秩序受制于西方主导的霸权体系。这种霸权体系下的合作框架是不公平的经贸合作、排他性的经济区域结盟,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外围,推到边缘,或拒之门外。“丝绸之路”沿路国家的发展诉求(特别是公

路、铁路和管道运输、大型工业基地、园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资源开发和能源领域的开发利用以及金融、教育、旅游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需求)和主权利益不可能在这一霸权体系中得到保障。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明显失衡。“丝绸之路”的战略宗旨是开放、包容、平等、多赢;战略期待是合作安全与新的国际合作秩序;战略内涵是主权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开放、包容、平等和多赢是保证;合作安全和新的合作秩序是条件;主权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是合作的基础。“丝绸之路”战略期待的合作安全与合作秩序是在综合政策、基础设施、产业金融与文化发展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中谋求各国平等、互利和共赢的合作关系,不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合作利益的单方面扩张和一己之私的秩序延伸,也不是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框架下的“核心和边缘”的合作关系,更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合作关系<sup>⑦</sup>。

这种新的合作安全与合作秩序是在尊重主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沿路国家的通力合作,共享跨区域合作的安全利益,共同规避或承担合作的风险,共谋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政府积极倡议并推动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的“丝绸之路”和中国的主权利益和中国的跨区域合作利益,而且是沿路国家在新的合作秩序下,走向一条共建、共享、共赢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道路<sup>⑧</sup>。

### 4. 外部性

我国与沿路国家之间存在着资源、资金、产业、市场和技术等要素间的互补关系。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战略可与有关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契合,与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相关联,因此,这一战略易于得到沿路国家的呼应。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亚欧大陆桥战略表示了较大的热情<sup>[12]</sup>;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认同和配合“丝绸之路”战略<sup>⑨</sup>,

⑥这里的“合作文化”为国际合作理论中的合作理念、合作协议和合作机制建设等,参见徐小杰《石油啊,石油——全球油气竞赛和中国的选择》,第26—27页。

⑦参见李建民在《新丝绸之路战略地图》中的观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23期,第5页。

⑧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讲话,阐述亚洲安全观, <http://news.sina.com.cn/c/2014-05-22/045930193201.shtml>。

⑨2014年6月3日“21世纪中国—伊朗丝绸之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我国和伊朗的专家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既是学术研讨会也是文明对话会,旨在将新丝绸之路建设成为一条新的经济繁荣走廊、新的文明对话之路。参见《中国和伊朗学者探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http://gb.cri.cn/42071/2014/06/04/6891s4564724.htm>; 2014年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会谈,双方决定将扎实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搞好瓜达尔港、喀喇昆仑公路、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等旗舰项目,牵引两国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合作,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双方决定加快第二阶段中巴自由贸易区谈判,推动两国贸易与投资的平衡增长,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19/c\\_12616069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19/c_126160692.htm)。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呼应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路。韩国学者认同“丝绸之路”在亚欧地区的地位和贡献。2013年10月,韩国总统提出的“欧亚倡议”的时间和内容与中方的“丝绸之路”战略较为相近<sup>⑩</sup>。此外,东盟国家、斯里兰卡以及非洲国家也希望与我国提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出于与我国加强合作的实际需求,基本呼应和支持“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些呼应验证了“丝绸之路”战略是多数沿路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实施这一战略需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对话,深化共识;需要通过签署系列合作协议,需要各国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合作机制,逐步培育共同的合作文化;通过基础设施的配套投资、金融支持和教育培训等系列基础配置,逐步提升合作能力,作为良性外部性的重要保证。

目前,“丝绸之路”战略面临着西方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的挑战。实施陆上“丝绸之路”战略,我国虽然已成功进入中亚俄罗斯地区,并在能源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要深化中亚区域性合作和中俄经济合作并非易事,因为各国在跨区域合作战略上具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2011年10月,普京提出“欧亚联盟”,试图在独联体范围内建立类似欧盟的联合体。这个“欧亚联盟”既有经济内容,更有政治内涵,目的是在独联体范围内提升超国家联盟的作用,以便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太经济体形成谈判实力。2014年6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EEU)”协议,这是三个国家易于接受的趋势<sup>⑪</sup>。这一联盟趋势与我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韩国的“欧亚倡议”构想之间均存在认识和规划上的差异,尽管目前俄罗斯表示理解和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韩国的“欧亚倡议”,并希望参与连接朝鲜半岛与欧亚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投资合作,不

阻挡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进程<sup>⑫</sup>。

在太平洋区域,我国面对着复杂的传统地缘政治权力的冲突,包括与日本在东海海域的冲突,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诸多岛屿的争端,这些背后还潜伏着大国在这个海域的角力。虽然我国并未完全进入印度洋,但是已经在北印度洋面临着诸多海权势力的抗衡,特别是与印度围绕着北印度洋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和资源开发等战略利益的博弈。未来中印能否在印度洋推进战略合作,对北印度洋区域具有重大影响。

在亚太地区 and 全球层面,我国面临美国“重返亚太”及其“再平衡”战略的冲击,尤其在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和诸多海域,中美既存在共同利益又有诸多冲突。2005年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的“现代丝绸之路”是一个完全覆盖欧亚空间的跨地区贸易网络,打造这一贸易网络有助于确保美国在欧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巩固在阿富汗的反恐成果,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sup>⑬</sup>。该报告主持人斯塔尔认为,他们的“现代丝绸之路”是开放的,容纳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参与<sup>[13]</sup>。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依然是“海权势力”论,是为美国介入欧亚心脏地带,维护其存在而服务的。

2011年7月,斯塔尔和库钦提出的美国版“现代丝绸之路”地缘空间经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改造,进一步缩小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合作,直接反映了美国对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构想,目的是为2014年底美国撤离阿富汗后为后者寻找战略接替<sup>[13-15]</sup>。有趣的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于2014年6月访华期间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给予了十分明确的支持<sup>[16]</sup>。

可见,“丝绸之路”战略具有复杂的外部性,未来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取决于我们对复杂外部性的认识和有效应对。

⑩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举办的“2013年欧亚大陆时代下的全球合作国际大会”上的主旨讲话。

⑪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于1994年提出“欧亚经济联盟”。经过20年的磋商,2014年5月29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EEU),有待三国立法机构批准。

⑫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指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对国家和地区开展广泛合作的提议(包括对接经济发展计划、拓展贸易以及构建新的交通走廊等),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创建这样一条富裕、繁荣、稳定的经济带十分必要”,但是内容“需要不断完善和充实,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考虑到相关区域内已经存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及多边对话机制,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关税同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正在建设中的统一经济区。同时这项任务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且各国政治形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尽相同。因此他认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会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见安德烈·杰尼索夫:《丝绸之路经济带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网,http://russia.ce.cn/cr2013/yw/201406/03/t20140603\_2912221.shtml,2014-06-01。

⑬2010年5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亚俄罗斯专家安德鲁·库钦(Andrew C. Kuchins)领导的团队发布了《阿富汗成功之关键: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报告,http://www.isdp.eu/images/stories/isdp-main-pdf/2010\_starr-kuchins\_key-to-success.pdf。

## 四、结 论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千百年来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和欧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和桥梁。我国提出的当代“丝绸之路”战略既是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传承，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跨区域合作的产物。“丝绸之路”战略不仅是某个产业和地区的战略规划，也不仅仅是我国的对外合作的战略规划，而是推动所有相关产业和地区结构调整、转型和升级的综合战略，是全方位、多领域、跨区域的改革、合作与发展互动推进的战略举措，是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相统一的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的特点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承，突出协同发展，突出主动融合，突出共同繁荣的现实利益，是中国努力推动（但不是中国单方）的战略意图。

这一战略具有鲜明的地缘空间特征。中国与诸多关键地带和重点国家拥有共同或相似的战略利益和发展诉求，并且相互关联，可以相互包容、相向互动。这一战略对中国、沿路国家或经济体的跨区域合作具有共享和可持续的效应，尤其是在能源产业、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且涉及新的区域内外合作机制，符合世界新的发展趋势。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与经贸合作、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中国与西亚“超越石油贸易”的战略伙伴以及中非合作升级版都是“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体现。

“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系列互为依托的地缘战略支点。依托和支点越多、越交叉，关联和互动性就越强，合作状态就越稳定。同时，这一战略具有独特的合作文化，期待新的国际合作秩序。这些地缘空间特性在石油、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等领域得到了初步体现。但是，目前“丝绸之路”战略尚处于跨区域合作的初期阶段和更大战略的规划阶段。跨区域合作融合和协同发展面临诸多不同层面的挑战和压力，有赖于多方政策对话、规模性经贸活动、金融支持、系列基础配置，以及逐步培育成熟的合作机制；需要关注和管控主权利益间的差异、地区关系、陆海权势力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这些因素背后复杂

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 参考文献：

- [1] 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刊-兰州篇[N]. 人民日报, 2013-05-19.
- [2] 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刊-甘肃篇[N]. 人民日报, 2013-11-01.
- [3] 唐立久, 穆少波. 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 [4] 刘乃亚. 互利共赢: 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J]. 西亚非洲, 2006(8).
- [5] 李欣. 国有企业“走出去”与当代中国外交海外困局[J]. 国际展望, 2012(2).
- [6] 吴磊, 卢光盛. 关于中国—非洲能源关系发展问题的若干思考[J]. 世界政治与经济, 2008(9).
- [7] 黎鹏.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 [8] 黎鹏.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与实施途径[J]. 地理和地理信息科学, 2005, 21(4).
- [9] 庞智强. 西部大开发战略: 效果反思与政策建议[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7(3).
- [10] 冯玉军. 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深刻[N]. 人民日报(国际论坛), 2014-01-22.
- [11] 唐立久, 穆少波. 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4, 35(2).
- [12] 彭美. 哈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既可当门户也可做终端[N]. 南方都市报, 2014-05-24.
- [13] 李长久. 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N]. 经济参考报, 2013-10-17.
- [14] 吴兆礼.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 2012(7).
- [15] 赵华胜.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6).
- [16] 杨锐. 卡尔扎伊: 若有机会重新选择, 阿富汗将走中国的道路[N]. 环球时报, 2014-06-10.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6/5015841.html>.

收稿日期: 2014-10-21

编 辑: 夏丽洪

编 审: 周 勇